

愛護部屬，同時也關愛部屬的家人。二十年前，我們的住家由濟南路搬至仁愛路四段三十五巷，一時零雜物品堆滿屋內屋外，未及整理，經國先

生突然蒞臨。我在驚喜之餘，一時手足無措，不知是請進還是擋駕，他看見我矛盾不安的表情，連忙說：「別客氣，再見！」隨即驅車離去。

懷念經國先生

鍾鼎文

民國二十八年，三民主義青年團在桂林

設置廣西支團籌備處，我由廣西日報總編輯轉任該處宣傳組長。書記程思遠隨白崇禧將軍常駐重慶，他的職務由我兼代。經國先生時任江西省贛南行政督察專員，並以青年團中央幹事身份，兼領江西支團團務，在其往來於贛南—重慶之間時，每經過桂林，順道考察廣西，由我接待，算來為時已半個世紀。

五十年間，受到經國先生的指導與照顧，不勝枚舉。而最難忘的是兩次危難，受到他的救助。在他逝世後我才敢稱他為「恩人」，在他生前，實未便啓口。

第一次：民國三十三年我在重慶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團部服務，奉准還鄉接眷，攜家帶眷，由大別山步行到長江北岸，再由小姑山下偷渡過口，取道江西，返回重慶。到江西泰和，正值日軍對湘桂、粵漢兩線展開攻勢，無法前進，乃轉往贛南求助。經國先生派車送我全家入湘，中途遇敵折返，再行轉往韶關，趕上廣東黨政機關撤退，始脫離

了困境。

第二次：民國四十七年金門砲戰一度停火，經國先生邀請一批作家，由李煥先生陪同訪問金門，我是其中一員。首日「西線無戰事」，我們一行到小金門最前線，現任參謀總長郝柏村將軍是當時小金門指揮官。次日砲戰復起，我們困在沙美坑道中，但聞砲聲隆隆，彈風刷刷。半夜忽傳有專機來迎接。在黑暗中，我們乘吉甫車不開燈，盲着砲火，「摸黑」馳往料羅灣。未幾，一架飛機穿過拂曉雲層和敵砲火網而下，降落在兩傍燃着火炬的簡陋跑道上。經國先生從機艙走出來，要我們趕快登機。他留在金門指揮作戰，將我們接回臺灣。

現在，我找出一張照片，是民國六十二年行政院招待新聞界酒會上所攝的。那年十一月我主持第二屆世界詩人大會，經國先生對詩人集會頗表讚賞，也對我有所嘉勉。

（摘自星期專刊·本文插圖刊40頁）

仁厚長者親切和藹

過了三年，房東將我們租住的房屋收回，我們再度遷移至杭州南路一段一〇一巷。適值新年將屆，經國先生再度蒞臨舍間，不巧僅有燒飯小姐阿燕在家。我回家後阿燕說：「今天來的客人說，他是蔣經國，特別來拜訪主人。」天真幼稚的阿燕當時答說：

「啊！你是蔣經國呀！等我們先生太太回來我再告訴他們」。經國先生說：「好好，謝謝！留名片而去」。有眼無珠的阿燕說的津津樂道，在糊塗失禮中自認是位忠實的女管家呢！

謝前副總統東閣先生在省主省席任內假中興新村宴請經國先生，詔華與我奉邀作陪。經國先生身着樸素的服裝，欣然蒞止，親切和藹，真是一位仁厚的長者。他對飲食毫不講究。餐桌上有北方吃的粗玉米麵窩頭，菜中有盤筍絲炒雪菜。經國先生吃的津津有味，當他取用第二個窩頭時，我竟未加思索的脫口而出說，「澱粉吃多不好吧！他滿臉笑容的說：「我喜歡吃，喜歡吃」。席間，他說了些輕鬆感人的故事，滿座盡歡。

我家有一個鮮紅漆嵌牡丹花的大八角食盒，盒蓋內刻有「蔣經國副首相閣下」字樣，這是韓國友人署名贈送蔣先生的禮品。有一年大年除夕，詔華仍在辦公室處理公事。經國先生親到辦公室面囑詔華將大食盒帶回家轉贈予我，這一名貴的禮品，使我們全家在新年裡，年年都感到無比的幸運與歡樂。民國七十七年春節節屆，經國先生已離開我們去了，睹物思人，在悲傷中不知如何是好！